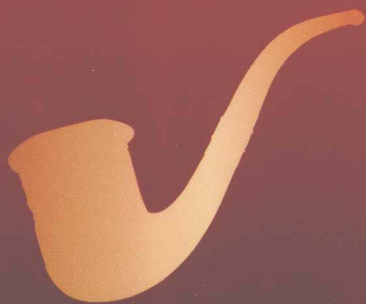


世 | 界 | 名 | 著 | 阅 | 读 | 经 | 典

His Last Bow 最后的致意

—— [英] 柯南·道尔 / 著 朴海宇 / 译 ——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 | 界 | 名 | 著 | 阅 | 读 | 经 | 典

His Last Bow 最后的致意

—— [英] 柯南·道尔 / 著 朴海宇 / 译 ——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致意/(英)柯南·道尔(Conan Doyle,A.)著;朴海宇译.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.11
(世界名著阅读经典.英国卷.第4辑/文良主编)
ISBN 978-7-204-10253-2

I.最… II.①柯…②朴… III.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6258号

世界名著阅读经典

最后的致意

作 者 (英)柯南·道尔
译 者 朴海宇
责任编辑 乌仁其木格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60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253-2/I·2252
定 价 28.80元

前 言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将非常高兴地获悉，尽管他偶尔由于风湿病的影响走路略微不便，不过依然健在。多年以来，他始终住在距伊斯特堡（又译伊斯特本，英格兰东南部自治港市，位于英吉利海峡沿岸，伦敦东南偏南方向，为著名旅游胜地。）五英里之外山麓的一个小农场上，以研究哲学及农艺学来消磨时光。在这段休养的时间中，他不再介入尘世之事的他拒绝了很多酬金非常优厚的各类案件，决定从此永久隐退。不过由于对德国战争，致使他为配合政府，出色地把智慧与实践独特结合起来，得到了《最后的致意》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。其中几桩案件记录，长期以来一直躺在我的公文包中，在此一起收录在《最后的致意》里，以期使它们能够汇编成完整的一册。

医学博士约翰·H. 华生

目 录

紫藤林屋案	1
一 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的奇怪经历	1
二 圣-彼得罗之虎	22
卡片盒案	49
红圈会	81
布鲁斯-帕廷顿图纸案	111
临终的侦探	155
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女士失踪案	179
魔鬼踵根案	211
最后的致意	253

紫藤林屋案

SHERLOCK HOLMES

HIS LAST BOW

*The Adventures
of
Wisteria Lodge*

紫藤林屋案

一 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的奇怪经历

通过我的笔记本中记载可以发现，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末一个寒风凛冽的阴冷天。正当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，福尔摩斯收到一封电报，而且立即给对方回了电。尽管他一言不发，不过还是能看出他心里始终惦着那件事，因为他站在壁炉火旁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吸着烟斗，时而瞥一瞥那封电报。忽然，他回头面对着我，眼中显出一种狡黠的神色。

“华生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你当成一位学者，”他说，“你给‘怪诞’这个词儿下什么定义呢？”

“怪异——不平常。”我答道。

他摇摇头，反对我的定义。

“一定还有着更多的含义，”他说道，“其实，它也含有悲惨与可怕的意思。假如想一下你那些长时间以来始终折磨大众的文章，便会发现‘怪诞’这个词汇更深的含义总是犯罪。回想一下‘红发会’那件事情，在开始的时候相当怪诞，最后却是铤而走险，密谋抢劫；还有，再想一下‘五个桔核’那桩案件，也是最怪诞的了，最后径直引出一件凶杀案来。所以，我一直对‘怪诞’这个词汇怀有警觉之心。”

“电报中也有这个词儿么？”我问道。

他高声读起电文：

遇到难以置信和怪诞的事情。能否向您求教？

斯科特·埃克尔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“男人还是女人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哦，是男人，肯定。没有哪个女人拍这种先付回邮的电报。她会亲自来一趟的。”

“你想见他吗？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们把卡勒瑟斯上校关押起来之后，你不知我有多么苦恼。我的大脑如同一部空转的引擎，因为没连接上它所要制造的工件，就要散成碎片了。日子索然无味，报纸单调无味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好像永远没有大胆与浪漫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还来问我是不是打算研究新的问题，无论到头来这个问题将是多么微不足道？但此刻，要是我没弄错，我们的委托人已来了。”

从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走路声；很快，一位身材魁梧、体格硬朗、胡须花白且庄严可敬的人被带入房间。他那痛苦的神色以及倨傲的态度表明了他的身世。从他的鞋罩到金丝边眼镜，能看得出他是一名保守党徒、教徒和良民，最少也是一个正统古板的人。不过，从他竖起的头发、由于气愤而变得通红的脸上，以及激动不安的神情，都表明，一种使人惊讶的经历令他失去了原有的镇定。他立刻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他的事情。



“我遇上了一件十分奇特而且令人不愉快的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说道，“我这辈子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情形。很不成体统——可恶得使人难以忍受。我必须做出一些解释。”他怒不可遏地说。

“请坐下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用安抚的语气说，“我能不能先问上一句，您前来找我究竟为的是什么事情？”

“噢，先生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与警察无关，而且在听完这件事情以后，您肯定会赞同我不能丢开这件事情不管。我对私家侦探这等人没有丝毫的兴趣，不过虽然这样，我对您的名声仍然有所耳闻——”

“原来如此。那么，第二个问题，您为什么没有立即来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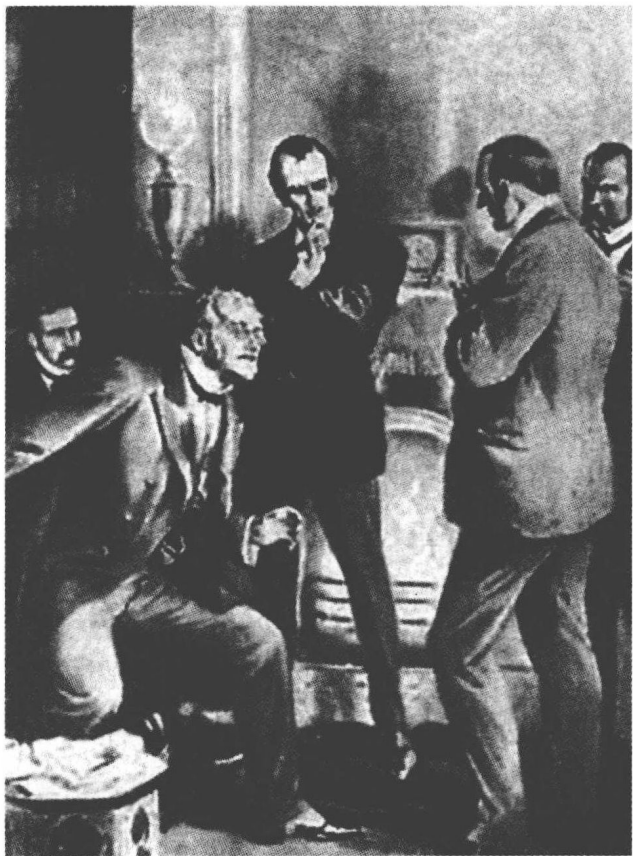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瞟了一眼表。

“此刻是两点十五分，”他说道，“您是在大约一点拍出的电报。但是，假如不是看出你是刚睡醒便碰上麻烦的话，没有人会留意到你这种装扮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，摸了一下没刮的下颔。

“您说得不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几乎没想过要梳洗。我真想立即离开那么一所房屋。在我到这儿来以前，我四处打听。我去找过房管人，谁



知道，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了，说紫藤林屋什么都十分正常。”

“喂，喂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，“您与我的朋友华生医生简直太像了。他有个很糟糕的习惯，经常一开头便将事情讲述得没头没绪。请理一理您的思路，有条有理地从头开始讲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，让你头没梳脸没刮，靴子和马甲的纽扣都没系好，便这样跑出来寻求指

点与帮助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带着一副懊恼的神色，垂头瞥了一眼自己非同往常的仪表。

“我这副模样看起来一定有失体面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但我搞不清楚，我在这辈子竟会碰着这种事。我马上就给您讲述一下这件怪事的整个经过。我敢保证，您听完以后便会觉得我这副模样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然而他刚准备叙述便被打断了。外边一阵喧嚷，哈得逊太太把门打开，带进两名身体健壮的官府中人，其中一个正是我们认识的苏格兰场葛雷格森警官，他精神饱满，仪表轩昂，在警界可以算得上一名能人干将。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手，接着介绍过自己的同事，萨里（英格兰东南的一个地区，盎格鲁-撒克逊时代由麦西亚和西撒克斯统治，公元九世纪曾被丹麦人侵占）警察厅的拜尼斯巡官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一同追踪这个人，结果跟到了这儿。”他那两只公牛眼朝我们的客人转过去，“你想必就是住在李街伯汉姆公寓的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吧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们追踪了你一早上。”

“毋庸置疑，那封电报使你们知道了他的行踪吧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发现了这条线索，于是追踪到了这儿。”

“你们为何要追踪我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希望获得一份供词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打听一下关于伊雪尔（英国东南部、位于伦敦西南的一个都市化的地区，主体是住宅区）附近紫藤林屋的阿洛伊修斯·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的一些情况。”



我们的委托人立刻警觉起来，睁大两眼，神色惊慌，面无血色。

“死了？你说他死了？”

“是啊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可怎么死了？发生意外了？”

“谋杀，假如说世上有谋杀的话。”

“天啊！简直太可怕了！你总不会指——总不会说我是嫌犯吧？”

“在死者兜中发现了你的一封信，从信里我们知道你曾准备昨天晚上去他家过夜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啊，你在那儿过了夜，是不是？”

他们取出公事记录本。

“等一等，葛雷格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，“你们只想要一份明确的供词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应该提醒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这份供词将用来当作控告他的依据。”

“你们进门时，埃克尔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告诉我们。华生，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没有害处吧。先生，眼下这儿多了两个听众，我希望你别在意，就像不曾被打断过一样接着往下谈吧。”

我们的客人将白兰地一饮而尽，脸又变得红润了。他迟疑不定地看了看警官的记录本，然后开始了他那特殊的讲述。

“我是一名鳏夫，”他说道，“因为擅长社交，认识了许多朋友。这些人里有已经歇业的啤酒酿酒商梅尔维尔一家，住在肯兴敦的白灰大厦。几周以前，我在他家吃饭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小伙子。我知道他有西班牙血统，和大使馆有点儿关系。他操一口纯正的英语，仪态也惹人喜爱，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最漂亮的男子。

“我与这小伙子好像很有缘，他也似乎从最初就很喜欢我。我们那次见面以后才过两天，他便来李街拜访我。来了一次又一次，后来，他请我去他在伊雪尔与牛湖之间的住处紫藤林屋住过几天，昨晚我应约去了那里。

“我到他家去以前，他曾经向我提到过他家的情况。他与一个忠心耿耿的男仆在一块儿住，这名男仆也来自西班牙，会说英语，给他当管家，照顾他的一切。他说自己还有一位很不错的厨师，一个混血儿，是他在旅

途中认识的，会一手好烹艺。我记得他曾谈论过，在萨里郡的中心地区居然还能够找到一个如此怪异的住所。我赞同他的观点，虽然已证实，它比我想像的更为怪异。

“我驱车来到那里——从伊雪尔向南大概两英里。房子非常宽大，离大路有一段距离，有条曲折的车道，车道两边长着高大的常青灌木丛。这所房屋极为破旧，显出一付很久没有修理过的样子。二轮马车驶到了满是斑迹、被风雨侵蚀已久的门前，在长满杂草的路上停下的时候，我曾有些迟疑，不知造访这么一个我并非很了解的人是不是合适；然而，他亲自给我开的门，对我的到来表示了非常热情的欢迎；随后他将我指给一名神色



阴郁、面孔黝黑的男仆。那名男仆拎着我的包，把我带进已经准备好的卧室。但是，整所住宅都使人觉得郁悒。我们相对而坐，一同用餐，尽管主人竭力热情款待，然而他似乎始终心神不定，言语含糊不清，毫无头绪。他一直用手指叩打桌面，咬指甲，并且做出一些其它的动作，可以看出他心里很不安。那顿饭呢，款待得很失礼，菜肴也做得很难吃，另外加上那名沉默寡言的男仆搭拉着脸，委实让人感到难堪。说实在的，整个晚上我多次想找些借口回李街。

“我记起一件事情，可能与这两位先生现在调查的问题有些关连，但我那时候并未放在心上。快要吃完饭的时候，男仆送来一张便条。我发现主人读完条子以后看上去更心不在焉，神色更奇怪了。他不再若无其事地跟我交谈，却闷坐在那儿不停地吸烟，面无表情地沉思着。不过便条上面写了什么，他只字不提。多亏在大约十一点，我便去睡觉了。没过多久，加西亚在门口伸进头来看我——那时候房间里很黑——问我是否摁过铃，我回答说没有。他深表歉意，说不应当这样晚来打搅我，而且说快要一点了。然后，我便睡着了，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。

“下面我要讲的是故事中最让人不可思议的部分。当我醒来以后，天已经完全亮了，看看表，快九点了。我曾多次嘱咐过，让他们在八点把我叫醒，我搞不懂他们怎么会忘了。我由床上起身，摁铃叫男仆，无人应答。我按了许多下，仍然无人答应。我猜，想必是铃出问题了。我满腹怒气，随便穿上衣服，立即去楼下让人把热水送来。当我看到楼下空无一人时，你们可想而知，我那时候是何等吃惊。我在大厅中叫喊，无人答应，后来从这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。我的主人在前一天晚上将自己的卧室指给我看过，因此我去敲他的屋门，不过没有人回

答。我转动把手进入房间，里边空荡荡的，床上没有丝毫人睡过的迹象。他和其他的人都离开了。外国主子、外国佣人和外国厨子，一个晚上全都不见了！我到紫藤林屋的拜访便这样结束了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搓着手，吃吃地笑着，一面将这件怪事记在他那专门记录奇闻轶事的本子中。

“像你遇到的这种事情，我确实是闻所未闻，”他说，“我能不能问一下，先生，然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非常气愤。首先想到的是，我被一种荒谬至极的恶作剧耍了。我整理好我的东西，用力关上大门，拎着皮包就去了伊雪尔。我找到镇上主要的地产经纪人艾伦兄弟商行，知道了那座林屋是这家商行租出去的。这让我突然想起，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不会单单是为了捉弄我一番，首先肯定是为了逃租。眼下正值三月末，一个季度一次的结账日就要到了。然而，这也解释不通。管理人很感谢我的提醒，但他对我说，租费早已提前付清了。然后，我到城里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，大使馆对此人一无所知。再后来，我去找梅尔维尔，正是在他家中，我初次认识加西亚。但是，我发觉他对加西亚还没有我了解得多。后来，我接到了你给我的回电，于是到这儿来找你了。由于我听说，你很善于解决棘手的问题。但此刻，巡官先生，从你进入房间的时候讲的话来看，我都明白了，肯定发生了某个悲惨事件。这要由你继续说下去了。我敢对你保证，我讲的句句属实，并且除去我刚才对你讲的之外，有关此人的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惟一的希望就是竭尽全力为法律效劳。”

“这个我不怀疑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——这个我不怀疑，”葛雷格森警官用友好的口吻说，“我承认，你所讲的情况和我们发现的事实一